

俞樟华 等◎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清代的《史记》研究

俞樟华 等◎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清代的《史记》研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代的《史记》研究 / 俞樟华著. — 哈尔滨 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16. 4  
ISBN 978 - 7 - 207 - 10708 - 4

I. ①清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《史记》—研究—清代  
IV. ①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1995 号

责任编辑:孙国志

封面设计:张 涛 李德铨

责任校对:秋云平

清代的《史记》研究

俞樟华 等 著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通信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
邮 编 150008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

电子邮箱 hljrmcbs@yeah.net

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20.5

字 数 34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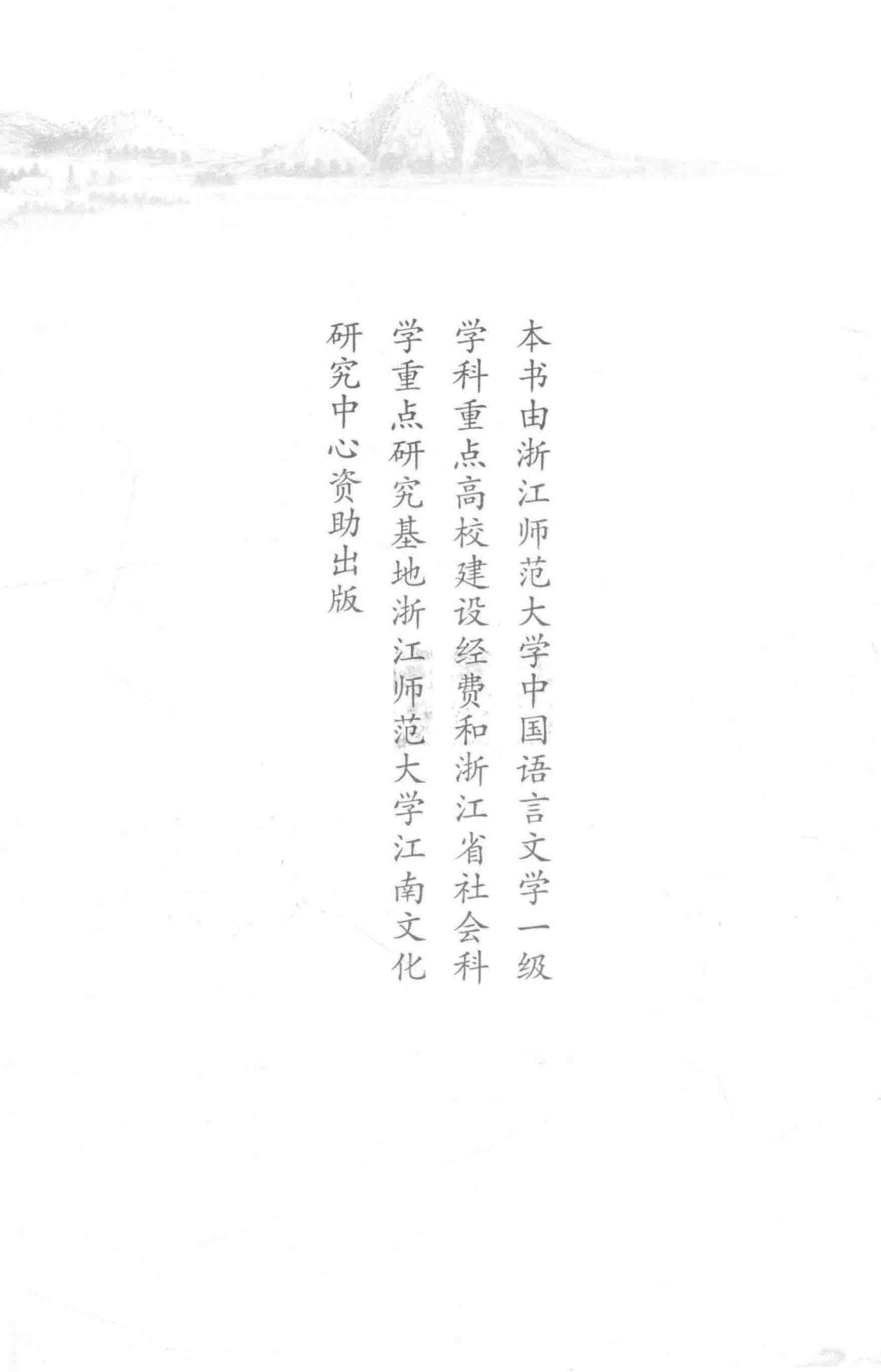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7 - 10708 - 4
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(0451)82308054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、赵景波



本书由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  
学科重点高校建设经费和浙江省社会科  
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  
研究中心资助出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清代《史记》研究综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 )  |
| 一、论乾嘉学派考证《史记》的成果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3 )  |
| (一) 考订文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4 )  |
| (二) 考订地名、人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7 )  |
| (三) 考订年月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9 )  |
| (四) 考订作者生平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0 ) |
| (五) 考订书名、断限、缺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2 ) |
| (六) 考订史实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3 ) |
| 二、评清学者论太史公叙事笔法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4 ) |
| 三、论清学者对《史记》论赞的研究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23 ) |
| 四、从金批《水浒传》看古代小说评点与《史记》评点的关系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33 ) |
| 五、论“《三国》叙事之佳,直与《史记》仿佛”——从毛宗岗评点《三国<br>演义》谈起 ..... | ( 42 ) |
| (一) 叙事“直与《史记》仿佛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43 ) |
| (二) 叙事“有倍难于《史记》”者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50 ) |
| 六、论王又朴的《史记七篇读法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57 ) |
| (一) 以古文说时文,以时文说古文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58 ) |
| (二) 会此意而推之,则无书不可读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60 ) |
| (三) 只以义法论文,则得其一端而已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70 ) |
| 七、曾国藩论《史记》为文之法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72 ) |
| (一) “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”——紧扣主旨,量身选材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 72 ) |

# 清代的《史记》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二)“借以自鸣其郁耳”——自鸣郁抑,情感喷涌 .....        | (74)  |
| (三)“行气为文章第一义”——文气承接,迈远举 .....        | (76)  |
| (四)“故知记事之文,宜讲剪裁之法”——详略得当,繁简相宜 ..     | (77)  |
| (五)“不可一览而尽,又不可杂乱无纪”——先后有序,布局巧妙 ..... | (79)  |
| (六)“不妄下一字也”——用词洁准,叠词复笔 .....         | (81)  |
| 牛运震《史记评注》研究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84)  |
| 一、《史记评注》的著者牛运震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92)  |
| (一)牛运震其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92)  |
| (二)牛运震著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96)  |
| 二、评《史记》的艺术成就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98)  |
| (一)评《史记》的语言艺术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99)  |
| (二)评《史记》的写人艺术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16) |
| (三)评《史记》的叙事艺术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31) |
| 三、评《史记》的其他内容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50) |
| (一)评《史记》十表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50) |
| (二)评《史记》“太史公曰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57) |
| (三)评《史记》与其他史书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65) |
| 程馥庆《史记集说》研究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78) |
| 一、评《史记》之写人艺术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80) |
| (一)评人物典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80) |
| (二)评“主宾关系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84) |
| 二、评《史记》之叙事艺术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89) |
| (一)评文章“眼目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89) |
| (二)评“合传法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1) |
| 三、评《史记》的其他内容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93) |
| (一)评赞语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3) |
| (二)评“十表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4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桐城四祖与《史记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99) |
| 一、接受的背景与动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02) |
| (一)意欲存明代之史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02) |
| (二)文统的一脉相承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04) |
| (三)桐城文化的影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06) |
| 二、文本的阐释与超越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11) |
| (一)太史公释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211) |
| (二)人物品评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14) |
| (三)对《货殖列传》的接受 .....               | (218) |
| (四)理论的阐释与超越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222) |
| 三、创作的影响与局限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28) |
| (一)创作的影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228) |
| (二)戴名世对《史记》的接受 .....              | (237) |
| (三)创作的局限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246) |
| 附录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53) |
| 论司马迁对“让国”之态度——以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为例 ..... | (253) |
| 一、吴太伯让国与季札让国之比较 .....             | (254) |
| (一)身份比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55) |
| (二)原因比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56) |
| (三)让国结果及让国态度比较 .....              | (258) |
| 二、司马迁对太伯、季札让国之态度 .....            | (259) |
| (一)司马迁对季札其人的评价 .....              | (259) |
| (二)司马迁对季札“让国”持有的态度 .....          | (260) |
| 三、让国之难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61) |
| 论杜甫诗歌对《史记》的借鉴与运用 .....            | (265) |
| 论宋代诗人对韩信形象的接受 .....               | (277) |
| 论宋代韩信诗评与韩信史评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290) |

# 清代的《史记》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俞樟华教授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之路 ..... | (299) |
| 一、《史记》研究的集成性 .....    | (299) |
| 二、传记研究的开拓性 .....      | (303) |
| 三、学术史研究的创新性 .....     | (305) |
| 参考文献 .....            | (309)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| (318) |

## 清代《史记》研究综论

清代是《史记》研究的高峰期,其探讨《史记》者之多,考评方面之广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清初到1905年间,研究过《史记》并有文章著作的学者,有三百人左右,论文有一百六十多篇,专著几十部,像储欣的《史记选》、吴见思的《史记论文》、王治皋的《史记榷参》、方苞的《史记注补正》、王又朴的《史记七篇读法》、汪越的《读史记十表》、汤谐的《史记半解》、杭世骏的《史记考证》、牛运震的《史记评注》、王元启的《史记三书正讹》、王鸣盛的《史记商榷》、邵泰衢的《史记疑问》、赵翼的《史记札记》、钱大昕的《史记考异》、邱逢年的《史记阐要》、邵晋涵的《史记辑评》、杨于果的《史汉笺论》、高塘的《史记钞》、梁玉绳的《史记志疑》、林伯桐的《史记蠡测》、王筠的《史记校》、丁晏的《史记余论》、程餘庆的《史记集说》、吴敏树的《史记别钞》、张文虎的《校勘史记札记》、郭嵩焘的《史记札记》、尚镛的《史记辨证》、潘永季的《读史记札论》、李慈铭的《史记札记》、吴汝纶的《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》、沈家本的《史记琐言》、杨琪光的《史汉求是》和《读史记臆说》、鹿兴世的《史记私笺》等等,都是研精覃思、启发心智的力作,其他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、李晚芳的《读史管见》、刘大櫆的《论文偶记》、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、刘熙载的《艺概》、曾国藩的《求阙斋读书录》、林纾的《春觉斋论文》等著作中,也对《史记》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。

清人对《史记》研究的最大贡献,在考据方面。在清代,凡治《史记》者,无论史学家还是文学家,皆不废考证。他们对《史记》文字的衍、讹、脱、增、误、异、通、改、混、补,对史事的错谬、疏漏、矛盾,对輿地之古今异名和职官之沿革变化,以及年月之不伦失实、三家注之错妄疑缺等等,均详加稽考,匡谬正疵,探本溯源,其用力之勤,收效之大,可谓前无古人,后人也罕有其匹者。清人為何考证《史记》如此轰轰烈烈并硕果累累,究其原因,约有两端:

第一,清代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,屡兴文字狱,知识分子动辄得咎,为全身免祸,遂逃避现实,埋头于考证古籍,故乾嘉时代,考据学风靡学界,一时史学大家,都以考据治史学,甚至认为史家如不以考据治历史,即是足齿诸史学之林。在这样的政治形势和学术风气影响下,治《史记》者以考证为主,这是很自然的事。

第二,和清人治史的指导思想有关。清人治史,最讲究实事求是,凡古史“无稽者不信,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”(余廷灿《戴东原先生事略》)。他们反对驰骋议论,反对书法褒贬,主张史家应不虚美,不隐恶,据事直书,以期不失史实真相。如钱大昕说:“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,美恶不掩,各从其实。”(《史记志疑序》)“史家纪事,唯在不虚美,不隐恶,据事直书,是非自见。若各出新意,掉弄一两字,以为褒贬,是治丝而棼之也。”(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三)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序》中所说,更具体而有代表性,他说:“大抵史家所记典制,有得有失,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,驰骋议论,以明法戒也。但当考其典制之实,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,了如指掌,而或宜法,或宜戒,待人之自择焉可矣。其事迹则有美其恶,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,擅加与夺,以为褒贬也。但当考其事迹之实,俾年经事纬,部居州次,纪载之异同,见闻之离合,一一剖析无疑,而若者可褒,若者可贬,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。书生胸臆,每患迂遇,即使考之已详,而议论褒贬,犹恐未当,况其考之未确者哉?盖学问之道,求于虚不如求于实,议论褒贬,皆虚文耳。作史者之所考,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,外此又何多求耶?”钱大昕、王鸣盛其理论如此,实践也如此,他们几十年如一日,孜孜不倦地为古史订伪文,正误谬,补阙遗,祛疑指瑕,拾遗规过,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他们的治史理论和实践,对乾嘉以后考证风气的盛行颇具影响,治《史记》者也都从考证入手,从乾嘉至清末,几无例外。

不过应该指出的是,清人治《史记》虽以考证为主,但也不废评论,像王鸣盛、赵翼、钱大昕等考据学大家,也是考中有评,兼及史事、兼论人物的,只是非其重心所在而已。还有一些学者,如何焯、方苞、王又朴、吴见思、汤谐、李晚芳、邵晋涵、邱逢年、林伯桐、丁晏、程馥庆、章学诚、曾国藩等人,则都重在分析评论《史记》,而考证是次要的。所以除考证外,清人在《史记》评论方面的成就也足称道,不可忽视,尤其是桐城派等对《史记》艺术美的研究,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。

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大流派,作为封建正统文学,它雄霸清文坛 200 余

年。这个流派有一个鲜明特点,就是从其先驱戴名世,到桐城三祖的方苞、刘大櫟、姚鼐,再到中兴之主曾国藩,直至末代宗师吴汝纶、殿军林纾,以及他们数以千计的门生弟子都十分喜爱《史记》,推崇《史记》。他们以方苞创立的义法说论《史记》,认为《史记》是义法最精的古文典范,是散文家师法学习的榜样,所以桐城派诸家,都很注重学习《史记》。为了学习有章可循,首先应该知道《史记》文章的动人美妙之处在哪里,因此,桐城派中的一些名家除了通过论文或专著对《史记》文章之美作了细微委曲的分析研究外,还通过编纂如《古文约选》(方苞)、《古文辞类纂》(姚鼐)、《经史百家杂钞》(曾国藩)等古文通俗读本,来选录《史记》文章,并加上评点,供人阅读和学习。所以说,桐城派在深入研究和普及宣传《史记》上,都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但是考据亦好,评点亦好,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。前者为考证而考证、有不当考者而考、不当辨者而辨、不当疑者而疑、不当非者而非的缺点,而且其考证也每每失之细碎,过于繁琐,其中劳而无益之处,也时时可见;后者以义法论文,局限太大,不能使《史记》文章种种美妙动人之处得到尽情阐发,个中流弊,固不待言。所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两者都不满意,予以批评。他说:“至于辞章家舒其文采,记诵家精其考核,其于史学,似乎小有所补;而循流忘源,不知大体,用力愈勤,而识解所至,亦去古愈远而愈所不当。”(《文史通义·申郑》)这里的“辞章家”,即指桐城派,“记诵家”指考据派。章氏认为他们只是溺于考索,尚空言,炫文采,而不懂得史以明义的道理,所得不多,所以他非常感叹。钱大昕也指摘方苞之病,批评说:“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,特世俗选本之古文,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。‘法’且不知,而‘义’于何有?昔刘原父讥欧阳公不读书,原父博闻诚胜于欧阳,其言未免太过。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。”(《潜研堂文集·与友人书》)钱氏对方苞的批评,未尝没有道理,但谓方苞不读书,并讥其得为“古文之糟粕”,亦未为准评。清人研究《史记》有不当之处,这是正常现象,不足为怪,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,但过分苛求责难,甚至一笔抹杀,这就失之过激,不足取了。

## 一、论乾嘉学派考证《史记》的成果

近代林纾曾指出,清代治《史记》者,“厥有二派,甲派如钱竹汀之《考异》、梁玉绳之《志疑》、王怀祖之《杂志》,均精核多所发明,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

卷,论黄帝一事凡千言,其下历举异同,良足以刊《史记》之误。乙派则归震川、方望溪及先生(按指吴汝纶)之读本,专论文章气脉,无尚考据。二者均有益于学子,然而发神枢鬼藏之秘,治丛冗秃肖之病,导后进以轨辙,则文章家较考据为益滋多。顾不有考据,则瞽于误书;不讲文章,则昧于古法。”<sup>①</sup>在清代,考据学家考订《史记》,匡谬正疵,探本溯源,使《史记》更臻完善了,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错误较少的本子;文章家评点《史记》,抉幽发微,指说《史记》文章的妙处,对帮助读者阅读欣赏、师法学习都很有用。考订和评点,两者相互并存,相得益彰,皆有益于史学,有利于后人。作为古文家,林纾更推崇评点家,这情有可原,其实成就最大的,还得数考据家。

《史记》在长期流传、抄写、刻印的过程中,造成了很多错误。对其错误的考订,前人早已有之,如三家注对《史记》文字和史事的考释,宋人吕祖谦对《史记》亡篇缺篇的考证等都是。但是对《史记》的错讹舛误展开全面细致的考证工作,是从清代开始的,其主力军是乾嘉学派。乾嘉学派治《史记》,精力主要集中在对《史记》错误的考订辨析上,他们充分利用经学、小学、天文、历法、舆地、音韵、金石、版本、氏族、避讳等方面的知识来治《史记》,所发现的问题多,所解决的问题也多,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大。

乾嘉学派考证《史记》,重事实,重证据,凡创立新说,必凭证据,绝不无凭虚测,妄下断语,孤证不足定其说,则罗列多项证据以定是非。在具体做法上,或以《史记》纪传对勘,或以前后文互比,或用先秦经传相印证,或以《汉书》证《史记》,在比较中明异同,见正误,分是非。乾嘉学派考证《史记》的方面很广,大至重大历史事件,小至一字一句、一地一名,都不放过,细细碎碎,既富且杂,约而言之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
### (一) 考订文字

《史记》在文字上出现的问题最多,各本之间,字句有多有少,有同有异,差别很大。其错脱讹衍、增改窜乱的情况也很严重,有的地方已经使人真假莫辨,不知所从。有时一字一句的不同,含义就完全两样,史实有了出入,这势必影响到对司马迁和《史记》思想的正确评价。为了澄本清源,归复旧观,清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厘正《史记》文字上的错误。厘正文字,实为清人考证

<sup>①</sup> [清]林纾:《畏庐续集·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》,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,第9页。

《史记》的重心所在,在这方面贡献较大的,是钱大昕、王念孙、梁玉绳、李慈铭、张文虎等人。他们考证《史记》文字,主要是指正其文字的衍、羡、脱、误、增、改、缺、疑、异、诞、倒,及错简等,如:

衍文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:“秦破赵,杀将扈辄于武遂城。”钱大昕说:“《赵世家》作‘武城’。武遂在燕、赵之交,秦兵未得至其地,恐因上文有‘武遂方城’之文,误衍‘遂’字耳。”<sup>①</sup>这是因上文而衍的例子。又《越王勾践世家》:“允常之时,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。”王念孙说:“‘怨伐’二字,义不相属,诸书亦无以‘怨伐’连文者,‘伐’字盖因下文而误衍也。”<sup>②</sup>因下文而衍,这又是一种情况。《史记》衍文很多,或因上文而衍,或因下文而衍,少则一二字,多则十几字,且有错中有衍,比较复杂,要一一厘正,不是件容易的事,清人于此下了不少苦工。

讹文《十二诸侯年表》:“卫君起元年,石傅逐起出。”钱大昕说:“《左传》作‘石圃’,‘圃’‘傅’相近,‘传’盖‘圃’之讹。”<sup>③</sup>又《齐悼惠王世家》:“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,皆为列传。”但据《汉书·王子侯表》载,当时同封者共十人,故钱大昕认为:“此云‘七人’,盖‘十人’之讹。”<sup>④</sup>可见“七”“十”是形近而误。像“比”讹为“北”,“徙”讹为“徙”,“劫”讹为“部”,“奏”讹为“奉”,“劲”讹为“到”等,也都属于形近而误,王念孙在《史记杂志》中均有发明。对《史记》讹文的辨正,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曾做了大量工作。

增改《史记》文字被后人或增或改的现象也很严重,如钱大昕说,《武帝本纪》“与王不相中得”的“得”字,是“后人妄增”,而“中”本可训“得”;《齐太公世家》“阨止有宠焉”,在《田齐世家》中,“阨止”作“监止”,钱氏认为这才是太史公的本文,“此篇作‘阨’,乃后人妄改。”<sup>⑤</sup>又如《屈原列传》“曾伤爰哀,永叹喟兮。世溷不吾知,心不可谓兮”四句,王引之说,此四句“乃后人援《楚辞》增入,非《史记》原文也。‘曾吟恒悲’四句,即‘曾伤爰哀’四句之异文。特《史记》在‘道远忽兮’之下,《楚辞》在‘余何畏惧兮’之下耳。后人据《楚辞》增入,而不知已见于上文也。”<sup>⑥</sup>王氏的分析有根有据,是可以同意的。梁玉绳也

① [清]钱大昕撰,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: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五,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,第53页。

② [清]王念孙:《读书杂志·史记》卷三之三,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103页。

③ [清]钱大昕撰,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: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二,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,第11页。

④ [清]钱大昕撰,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: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四,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,第45页。

⑤ [清]钱大昕撰,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: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四,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,第37页。

⑥ [清]王念孙:《读书杂志·史记》卷三之五,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136页。

指出,《项羽本纪》“大司马咎长史翳、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”句中,“《高纪》及《汉书》纪、传皆无‘翳塞王’三字,此后人妄增之。”<sup>①</sup>又说《周本纪》“二月甲子昧爽”句中的“二月”,“当依徐广注作‘正月’为是。《齐世家》作‘正月’,此乃后人传写妄改也。”<sup>②</sup>这些指正也是对的。后人传写《史记》,或不明文义,或不解古音,或据他本,或凭己意而任意增改《史记》文字的事,也屡见不鲜,它给《史记》文字造成的混乱,也是很严重的。

脱缺《史记》中的脱文缺字,以十表为最多,有的一表之中多达几十处。如王念孙指出,《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》中“东野侯刘章,‘侯’上脱‘戴’字;繁安侯刘忠,‘侯’上脱‘夷’字;酈侯刘延年,‘侯’上脱‘安’字;春陵侯刘买,‘侯’上脱‘节’字;瓶侯刘成,‘侯’上脱‘敬’字,皆当依《汉表》及《索隐》本补。”<sup>③</sup>梁玉绳也说,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中,绛侯栏“其三年为太尉,七为丞相,有罪国除。”“七”下缺“年”字;舞阳侯栏“中元五年侯它广非荒侯市人子,国除”,“它广”下缺“坐”字;成侯栏“元狩二年,侯朝为济南太守”,“二”当作“三”,“朝”下缺“坐”字;贯侯栏“以都尉击项羽,千六百户,功比台侯”,“羽”下缺“侯”字;壮平侯栏“其四为丞相,五岁罢”。“四”下缺“年”字,“五”上缺“十”字,“孝文四年张苍为丞相,凡十五年而免也。”<sup>④</sup>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清人读书之细心,耙梳之殷勤,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史记》文字上的错误,以上所述,还不完善,比如还有误倒、错简等等。如王念孙说,《五帝本纪》“动静之物,小大之神”,“小大”当从宋本作“大小”,写者误倒耳。《正义》先释“大”,后释“小”,则本作“大小”明矣。<sup>⑤</sup>梁玉绳也指出,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“其秋,青为车骑将军,出雁门,三万骑击匈奴,斩首虏数千人。明年,匈奴入杀辽西太守”这段话中,“青为车骑将军”至“明年”共23字,当在下文“汉会将军李息击之,出代”句之后,这是传写误倒所致。<sup>⑥</sup>对《史记》异文的校勘,以张文虎的成就为大。他的《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》一书,依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别为五卷,每卷摘取所校原文,其下即说明用以互校的各本异文及取舍理由。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鲁文公十四年栏记“宋、

① [清]梁玉绳:《史记志疑》卷六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209页。

② [清]梁玉绳:《史记志疑》卷三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85页。

③ [清]王念孙:《读书杂志·史记》卷三之二,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85页。

④ [清]梁玉绳:《史记志疑》卷一一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523、523、526、534、556页。

⑤ [清]王念孙:《读书杂志·史记》三之一,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71页。

⑥ [清]梁玉绳:《史记志疑》卷三四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1391页。

齐、晋君死”，张氏以此设条，校记说：凌脱“宋”字、“死”字，北宋、中统、游、王、柯、毛脱“宋”字，而“齐”下并衍“君”字，旧刻不误，与官本合，由此可见，此条九本互校，各本的同异和作者态度都很清楚。因为张氏精于校勘，所以经他校勘的金陵书局本《史记》为以后《史记》点校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

清人在订正《史记》文字时，对三家注在注释方面的失误，也作了许多辨正。同时，对《史记》中的疑难字句，也或注音，或释义，随时做出解释，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《史记》。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。他们的优秀成果，许多已被以后的《史记》注释者所吸收、采纳。

在肯定清人考订《史记》文字的成就时，我们也需要指出，对清人的考订结果是不能盲目相信、全盘接受的。清代学者大都以现传古籍来校《史记》，这固然可以证明《史记》的错误，但是，又怎么知道清人所见的古籍就是司马迁当年作史所依据的本子呢？又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现传古籍就一定是正确的呢？所以不能够得到一点印证，就完全肯定司马迁错了。乾嘉考据学家持这种方法治《史记》，有得也有失。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其谤鲜矣，诸侯不朝。三十四年，王益严，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”这是司马迁对周厉王残酷压制人民言论的揭露，诸侯也不以为然。正是司马迁不隐恶的描写，而梁玉绳却认为：“《国语》无‘其谤鲜矣’十五字，当是误证。”<sup>①</sup>像这种论断，是无法让人心满意足的。所谓“疑所不当疑”，是清人考证《史记》的一大通病，明慧如梁玉绳，也没能避免。

## （二）考订地名、人名

《史记》一书涉及的地名、人名，是非常多的，其中记载有误，或表达不明的情况，也不在少数。如《绛侯周勃世家》载：“攻曲逆，最，还守敖仓，追项籍”。钱大昕认为，这里的“曲逆”当作“曲遇”，“逆”字错了。<sup>②</sup>梁玉绳也说：“曲遇在中牟，故下文云‘还守敖仓’。若曲逆，属中山，不相值也。”<sup>③</sup>曲逆在今河北完县东南，古属中山。曲遇在今河南中牟东北。据史所载，赵、代、中山之地皆为韩信所取，而未闻周勃有从韩信征战事。故钱、梁之说可信。又如《商君列传》：“于是以鞅为大良造，将兵围魏安邑，降之。”顾炎武指出：“下文‘魏遂去

① [清]梁玉绳：《史记志疑》卷三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00页。

② [清]钱大昕撰，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：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四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。

③ [清]梁玉绳：《史记志疑》卷二六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172页。

安邑，徙都大梁’，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。安邑，魏都，其王在焉，岂得围而便降？《秦本纪》昭王二十一，‘魏献安邑’。若已降，于五十年之后何烦再献乎？”<sup>①</sup>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呢？原来是地名记载有误所致。梁玉绳指出了这一点：“‘安邑’二字乃‘固阳’之误。据表及《魏世家》，惠王十九年，筑长城塞固阳，秦商鞅围固阳降之，即此事也。”<sup>②</sup>梁氏的分析是对的。

对《史记》地名的失误，可考者清人大都做了考订，对弄不太清楚的，只好存疑。如《秦本纪》：“四十四年，攻韩南郡，取之。”钱大昕指出：“南郡”，《六国表》作“南阳”，“战国之际，韩、魏皆有南阳，魏之南阳，即河内之修武。……韩之南阳，即秦、汉南阳郡也，但秦昭王三十五年已置南阳郡，而此又云攻韩取之，亦似可疑，若江陵之南郡，则楚地，非韩地也。”<sup>③</sup>对不可解的不强为之解，疑者存疑，这是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。

至于对人名的考证，例子也很多。如钱大昕说，《管蔡世家》“卫使史鳅自言康叔之功德”句中的“史鳅”，据《左传》应作“祝鮀”，“两人同字子鱼，因而传讹”<sup>④</sup>。王鸣盛则指出，《项羽本纪》“广陵人召平矫陈涉命封项梁”，《吕后本纪》“齐王相召平举兵欲围王”，《萧相国世家》“有故秦东陵侯召平种瓜城东”，这三句中的“召平”，“三人皆同姓名，非一人”也。<sup>⑤</sup>又如“魏世家”曰：“魏王以秦救之故，欲亲秦而伐韩，以求故地。无忌谓魏王曰”云云，这里的“无忌”，王念孙认为杨倞注《荀子·强国篇》引此“无忌”作“朱忌”是对的，他分析说：“作无忌者，后人以意改之耳。《史记》他篇中或称信陵君，或称魏公子无忌，或称魏将无忌，其但称无忌者，则承上文而言，今无忌之名不见于上文，而忽云‘无忌谓魏王曰’，则文义不明，……且下文称‘信陵君无忌矫夺晋鄙兵’，而此但称‘无忌’，则是详于后而略于前，于理尤不可通。《魏策》作‘朱己谓魏王曰’，己、忌古同声，则《史记》之本作‘朱忌’甚明。”<sup>⑥</sup>后来张文虎也赞同此说。

① [清]顾炎武著，[清]黄汝成集释，栾保群、吕宗力校点：《日知录集释·史记》卷二六，下册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117页。

② [清]梁玉绳：《史记志疑》卷四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40页。

③ [清]钱大昕撰，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：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一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5页。

④ [清]钱大昕撰，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：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四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38页。

⑤ [清]王鸣盛撰，陈文和、王永平、张连生、孙显军校点：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四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1页。

⑥ [清]王念孙：《读书杂志·史记》卷三之三，中华书局1991年版，第106~107页。

### (三) 考订年月

记载历史,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时间不确,有时会失之毫厘,谬之千里。司马迁写史,对于主要历史事件发生、发展的时间,都注意交代清楚,基本真实可信。但其中记载失实之处,仍在所难免。在这方面,清人也做了相当仔细的考证辨析工作。如钱大昕指出,《张仪列传》“卒起兵伐蜀,十月取之”的记载有误,据《秦本纪》及年表,“伐蜀乃惠王后九年事。此传叙于惠王十年以前,则误以为前九年矣。”<sup>①</sup>又指出,《范雎传》中范雎说秦“至今闭关十五年,不敢窥兵于山东者”云云,与事实不符。范雎说秦王在昭王三十六年,“是时秦用白起破赵、魏及楚者屡矣,而穰侯方出兵攻纲寿,安有关十五年之事?”<sup>②</sup>其实范雎说秦,用的是战国纵横家的口吻,为打动君王,难免危言耸听,夸饰失实。司马迁如实记录,正可见出范雎的为人特点,清儒却死抠字义,斤斤计较于这十五年中的频繁战事,把本不该坐实的地方去硬性坐实,照此办理,《史记》将大失光彩,范雎作为游说之士的特点也就荡然无存了。这是清人为考证而考证的弊病。

如果说像范雎这类游说之辞中涉及的时间问题可以存而不论,那么,是不是凡司马迁叙述语中谈到的时间就应一一落实呢?看来也不尽然,因为司马迁有时也用夸饰之笔。对这个问题处理的较好的是郭嵩焘。我们先看例子:《魏公子列传》说:“当是时,诸侯以公子贤,多客,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。”郭氏在《史记札记》卷五上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指出:“安釐王元年,秦拔魏两城;二年,又拔二城;三年,拔四城;四年,秦破魏,予秦南阳以和;九年,秦拔魏怀;十一年,秦拔魏鄆丘;齐楚攻魏,秦救之,魏王因欲伐韩求故地,信陵君谏;二十年,秦围邯郸,信陵君矫夺晋鄙军救赵。盖自魏安釐王立,无岁不有秦兵。是时秦益强,六国日益弱。而赵将楼昌攻魏几,廉颇攻魏房子,又攻安阳。所谓‘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’,是史公极意描写之笔,无事实也。”郭嵩焘比钱大昕高明的地方在于,他既看到所谓“诸侯不敢加兵”云云,与事实并不相符,又能看到这是司马迁对魏公子的极意描写。此时此刻,司马迁重在刻画人物,而不是在作信史。这样分析,比较接近司马迁作史的实际,对读者也有帮助。

① [清]钱大昕撰,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: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五,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,第51页。

② [清]钱大昕撰,陈文和、张连生、曹明升校点: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五,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,第52页。